



Sap. Sin I. 52/1.

畸人十篇

卷上

stimuli ad bene vivendum.
auctore p. Matth. Ricci S. J.
2. tom.
tom. 1.

Tap. Sin. I 52.



康熙甲戌歲重鐫

畸人十篇

京都領報堂藏板

刻畸人十篇

西秦子浮槎九萬里而來所歷沉沙狂
颶與夫啖人啗人之國不知笑許而不蓄
不害致求友酬應頗繁一介不取又不
致之絕始不肖以為異人已覩其不婚不
宦寡言飭行日惟是潛心修德以昭事

乎上帝以為是獨行人也復徐叩之其持
議崇正闢邪居恒手不釋卷經目能逆
順誦精及性命博及象緯與地旁及句
股算術有中國儒先累世發明未暇者而
悉倒囊為數一二則以為博聞有道術之
人迄今近十年所而習之益深所稱妄言

妄行妄念之戒消融都淨而所修和天和人
和己之德純粹以精意期善世而行絕矜
畦語無擊排不知者莫測其倪而知者相悅
以解間商以事往來如其言則當不如其言則
悔而後淺其為至人也至人侔於天不異於人
乃西泰子近所著書十篇與天主實義相輔



行世者顧自命曰畸人其言深切人道大約
澹泊以明志行法以俟命謹言苦志以提身
絕欲廣愛以通乎天載雖強半先醒賢
所已言而譬喻博證令人讀之而迷者寤貪
者醒傲者愧妒者平悍者涕至於常念死
候引善防惡以祈宥於帝天一唱三歎尤為

砥世玉論何時之與有蓋嘗悲夫死之必於
不免且不能以遲速料也上帝之臨汝而不
可貳也獲罪于天之莫禱也惡人齋戒之可
以事帝也童而習之智愚共識然而迷繆本
原忽忽祇事年富力強而無志迅奮鐘
鳴漏盡而為禱改圖者衆也非譚主以罔生即

佞佛為超死、可超生、可罔世、有是哉、人心
之病愈劇、而救心之藥、不得不瞑眊眊眊
適于德、猶是膏粱之適于口也、有知十篇
之於德、適也不畸也

萬曆戊申歲日在箕虎林李之藻盟手謹序



序 舊題徵信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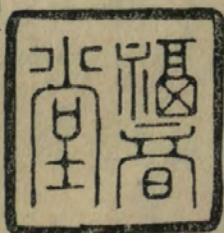
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凡
言不知、皆深絕之、辭非心、不可
行而已、善事理、見前、由信得及、然
後有心、肯由心肯、茫然後、能身赴信
菽粟可飽、自必食、信布帛可溫、自

必衣信水大難蹈堇葛傷生自必
避萬事成立未有不從信始故西
學向天主三德信乃之首十二宗
徒各表所信為性薄錄誠重之矣
木之發榮托命在根室之晁煥造
端在基根撥而基壞雖有場師大
匠不能成功故曰師無常於五服
五服不得則不親信無當於五常
五常不得則不舉學者欲希聖希
天為安身立命之事未有不從信
入此西儒憐々指引首闢信門而
彌格子承其意作徵信論二十有

四篇有味乎言之矣先是西學深
渺與人言多不領聿幸儒者善疑
弭格善辨舉向來人情最不釋然
者似已接擊強書昭揭靡遺自今
惟手是編即同面證言說可無事
乎印西士又言信者心之真嗜非
必見之非必聞之待見待聞而後
信其信猶淺者信東魯有尼父
未見聖如弗克聖既見尼父信之
各所用矣信長安有天子豈必身
至闕廷既與至尊接信又不必言
矣此西國信字之詮解而又云有

死信有活信、者行解齊到知
與樂好一時都有孔子云信以成
之成始成終之理漆雕之考斯武
城之莞爾足以常之死信則浮慕
而已秉不勢力不注寃必中槁焉
於以希聖希天奚錄至哉散並述
而聞以足弭格子之未備不知有
當否是為序

天啓辛酉關中王徵謹撰



重刻畸人十篇引

余遊於利先生習其人蓋庶乎古所稱至人也而名其與諸公問答之語曰畸人余讀之求所爲畸人者何在其大者在不怖死其不怖死何也信以天也至其自信以天又非矯誣於冥冥也曰天所佑者善耳吾善之蘄有善焉吾善細蘄大善焉密之念念刻刻用以克厭天心者求食天報而去來之際自無弗灑然也夫世之芒於死者驟聞若說有不駭以爲吊詭者耶卽

謂之畸人宜也抑余考載籍所稱天王天堂地獄諸論二氏書多有之然其言若何漢欄柄莫執而西庠之傳不然其指玄其功實本天之宗與吾聖學爲近第聖學言現在不言未來故曰未知生焉知死蓋藏隱於顯先民於神也至其獨叅獨證而指點於朝聞夕死之可則所謂性與天道中人不可得聞矣乃彼中師傳曹習終日言而不離乎是何也大抵吾儒之學主於責成賢哲以故御天之聖首出庶物而立命之笑

亦無貳於妖壽之數彼百姓特日用不知耳而西庠之學兼於化誨凡愚是以其教之行能使家喻戶曉人人脩事天之節而不及叅贊一截事此則同而不同者也雖然吾華誦說聖言者不少矣利害得失臨之而能不動者幾人況生死乎童而習焉白首而莫知體勘者衆耳今試取茲篇讀之耳目一新神理畢現直指處何寤弗醒反覆處何結弗破不令人爽然自失而竦然若上帝之臨汝耶則茲刻之裨世道非小也

客有問於余曰如子言西學其遂大行於吾土耶應之曰是未可知也乃余嘗讀墨子天志諸篇矣其道在尊天事鬼兼利天下而不蓄私每篇之中於天意三致意焉雖出於道家多附會較畸人十篇精麗殊科然大指可覩矣夫墨子者固周漢間與孔氏並稱者也吾以知茲刻之行於華與天壤並矣客曰然遂併書之以復於利先生云

勾吳周炳謨書



題畸人十篇小引

木仲子因徐子而見利子利子者大西國人也多顛寡言持其國二十經者甚力間以語聽者不解利子乃爲天王實義以著其凡能聽者解矣利子乃爲畸人十篇以析其義木仲子終其業而深嘆利子之異也西國去中州十萬里有天有地而不能相通通之自利子始利子經國都以百數獨喜中州其航海也蛟龍獠鬼之區諸啖膾人類者不少利子從枕席井竈上過之

去身毒爲最近獨深闢其教所習爲崇善重倫
事天語往往不詭於堯舜周孔大指每過一國
都輒習其國都入中州卽習其語言文字經史
聲韻之詳不少垂鑒且不難變其俗而從中州
冠履之便爲利子者有八難世俗所服爲能離
遠能杜慾者不與焉木仲子終其策而深嘆利
子之異也噫世無二理人無二心事無二善仰
無二天天無二主謂利子之異爲吾人之常豈
不可乎卽木仲子所演十規木仲子之心也利
子之心也人人之心也亦天王之心也卽世無
利子利子之道固行矣彼顯處視月牖中窺日
存乎其人何與利子請不以世代之古今道路
之遠近幽明之隔閼障之

渤海王家植木仲識



畸人十篇序

利先生者出自西國來遊中華余從郡伯翁公得其書
寓目焉作而嘆曰言固一新至是乎其所載之道曰自
責自省利行爲祥要以薰惡而廸善乃其言不爲吾儒
併不爲柱下漆園竺乾氏而獨揭天主之教以爲之宗
古未之前聞也至若篇中譚生死之際世出世之法旁
引博喻其事種種創獲而其旨附會合離宛轉關生無
所不入使人煩讀之而清怒讀之而愉昏倦欲瞑讀之
而醒俗念忽消道念潛滋嗚呼寧獨其言之新奇若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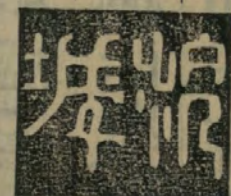
哉抑儒之變而爲柱下漆園也柱下漆園之變而爲竺
乾氏也雖大旨歸於薰惡廸善而其說由實入虛由近
入遠漸墮乎恍惚沆洋不可端倪之域故賢者借之以
融其執滯不肖者亦借之以濟其跳匿蓋利害各得半
焉若茲篇者根極彛則勅勅懋繩檢約遠傳近課虛徵
實不可得而影響模稜以閃寄於善惡之間此吾儒之
藩園百世利而無害者也今 朝廷方統一聖真矯易
邪慝諸有以二氏之宗標幟啟疆者輒從司敗是編揆
諸功令政自合符豈可廢而不存哉

浣城劉胤昌

附溫陵張二水先生贈泰西艾思及先生詩

昔我遊京師曾逢西泰氏貽我十篇書名篇畸人以我
時方少年未省究生死徒作文字看有似風過耳及茲
既老大頗知惜餘齒學問無所成深悲年月駛取書再
三讀低徊抽厥旨始知十篇中篇篇皆妙理九原不可
作勝友廼嗣起著書相羽翼河海互原委孟氏言事天
孔聖言克已誰謂子異邦立言乃一揆方域豈足論心

理同者是詩禮發塚儒操戈出弟子口誦聖賢言心營
錐刀鄙門牆堂奧間咫尺千萬里



重刻畸人十篇卷上

泰西利瑪竇述

人壽既過誤猶爲有 第一

李太宰問余之年。余時昉造艾。則答曰。已無五旬矣。太
宰曰。意貴教以有爲無耶。余曰。否也。是年數者往矣。竇
不識今何在。故不敢云。今有爾。太宰疑之。余繼而曰。有
人於此。獲粟五十斛。得金五十鎰。藏之在其廩。若橐中
則可出而用之。資給任意。斯謂之有已。已空廩橐。費之

猶有乎。夫年以月。月以日。累結之。吾生世一日。日輪既入地。則年與月。與吾壽。悉減一日也。月至晦。年至冬。亦如是。吾斯無日無年焉。身日長。而命日消矣。年歲已過。云有謬耶。云無謬耶。太宰惺余先答之意。大悅曰。然歲既逝。誠不可謂有與。余又曰。苟有人焉。獲金幾許。鎰粟幾許斛。用之易布帛什器。以自養。養老慈幼。無卽無矣。猶可爲有焉。若呼盧擲去之。或委諸壑。或與之非其人。也是無爲真無矣。惜乎寶已往之年。於國治無功。於家政無管。於身德無修。是年時已用。徒用也。則今無。而誠

無之矣。令我僞云猶有乎。太宰曰。噫。子何言之謙也。以爲徒過光陰。無所事事。無前壽矣。世有不肖子。從少臻耄。侮天耳。害人耳。污已耳。天大慈。更益之以壽。望其改行。而彼反用之。增愆也。迨身將斃。則年數與惡積等焉。殆哉。子言之。其壽有乎。無乎。余曰。不如未生矣。既而太宰易席於堂。見其諸戚。述前問答語曰。夫西庠實學。大獲裨於行。汝儕當繹之。勿忘矣。嗚呼。時之性永流。而不可留止焉。已往年不爲有。矧未之來。與余故爲日晷。歲日。時之往者。已去而不可追。時之來者。未至而不可迎。

時者何在。惟目下過隙白駒。可修可爲。藉如用此。以作無益。則無益者待何時乎。凡物之失。以力可追復。以勤可裨補。惟時者否也。今日一去。來日益多。今日益遠矣。胡能復迴乎。來日之日。力僅足來日之事爲耳。胡有餘以補今日之失乎。春已至。農不得補。冬之失時。老已至。人不得補。少年之失時也。故無時可徒費焉。夫物之爲我有。而便於用者。無如吾之年。年者與我同生同死。無人能強脫之。無時不我隨。無處不我左右矣。智者知日也。知日之爲大寶矣。一日一辰。猶不忍空棄也。昔日吾

鄉有一士。常默思對越天主。務以行事仰合其旨。不得爲俗事所脫。一日值事急。茫然一辰。忘而勿思。旣而猛省。卽悔歎曰。嗟嗟。盡一辰弗念天主。如禽獸焉。茲士一辰。不思道。咤已爲禽獸。有人終日無是念。期年忘之。奚不詈已爲草木土石乎哉。至人者。惟寸景是寶。而恒覺日如短焉。愚人無所用心。則覓戲玩以遣日。我日不暇給。猶將減事以就日也。暇嬉游哉。實心務道者。視已如行旅。懷珍貝。走曠野。俄日暮昏黑。而不識路。又不知安宿處。遠耶近耶。是時可緩行乎。可不戒心勤慎乎。夫日



本無不祥。無空亡。凡有日。不聊用寡。汝過不聊用長。汝德。卽此日也。可謂日之不祥。日之空亡耳。常人爲財有急用。恒自惜財。君子爲日有正用。恒自惜日。嗚呼。世人孰有重視時。孰不輕一日。容易棄擲焉。而烏知一日之功。吾可致無盡善。可免無量愆。鄙哉。蜘蛛之爲蟲也。終身巧織。張細罟羅蚊蚋。而數爲風所散壞也。人有終生務淺微事。而猶不得遂。何異此乎。夫世事世物。吾不可欲。亦不可留。故賢者借心焉。不肖者贈心焉。借者暫寄。贈卽非吾有矣。吁。世之人。何大悞也。晨夕亟於俗情。若論及道德。檢心修行事。便曰至善也。至重也。第吾不暇耳。處不至善。不至重。則暇。迄爲至善。且重者。卽曰不暇。非猖狂哉。人縱有其急事。未嘗不日日却冗。再三食也。未聞曰不暇矣。以養身。必却冗于事隙。如此其勤焉。以養心。不能乎。爲養心德。求汝却冗於事隙。亦足覩赧甚矣。矧求而不得之與。痛哉痛哉。

人於今世惟僑寓耳 第二

馮大宗伯問余曰。吾觀天地萬物之間。惟人最貴。非鳥獸比。故謂人參天地。然吾復察鳥獸。其情較人反爲自適。何者。其方生也。忻忻自能行動。就其所養。避其所傷。身具毛羽爪甲。不俟衣履。不待稼穡。無倉廩之積藏。無供爨之工器。隨食可以育生。隨便可以休息。嬉遊大造。而常有餘閑。其間豈有彼我貧富尊卑之殊。豈有可否先後功名之慮。操其心哉。熙熙逐逐。日從其所欲爾矣。人之生也。母先痛苦。赤身出胎。開口便哭。似已自知生

世之難。初生而弱。步不能移。三春之後。方免懷抱。壯則各有所役。無不勞苦。農夫四時反土於畎畝。客旅經年徧度於山海。百工無時不勤動手足。士人晝夜劇神殫思焉。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者也。五旬之壽。五旬之苦。至如一身疾病。何啻百端。嘗觀醫家之書。一目之病。三百餘名。况罄此全體。又可勝計乎。其治病之藥。大都苦口。卽宇宙之間。不論大小蟲畜。肆其毒具。往爲人害。如相盟詛。不過一寸之蟲。足殘七尺之軀。人類之中。又有相害。作爲凶器。斷人手足。截人肢體。非命之死。多是

人戕。今人猶嫌古之武不利。則更謀新者。輾轉益烈。甚至盈野盈城。殺伐不已。縱遇太平之世。何家成全無缺。有財貨而無子孫。有子孫而無才能。有才能而身無安逸。有安逸而無權勢。則每自謂虧醜。極大喜樂。而爲小不幸所泯。蓋屢有之。終身多愁。終爲大愁。所承結。以至於死。身入土中。莫之能逃。故古賢有戒其子者曰。爾勿欺已。爾勿昧心。人所競往。惟於墳墓。吾曹非生。是乃常死。入世始起死。曰死則了畢已。月過一日。吾少一日。近墓一步。常畏所不得避。患何時安乎。夫此只訴其外苦。

耳。其內苦。誰能當之。凡世界之苦辛。爲真苦辛。其快樂。爲僞快樂。其勞煩。爲常事。其娛樂。爲有數。一日之患。十載訴不盡。則一生之憂事。豈一生所能盡述乎。人心在此。爲愛惡。忿懼。四情所伐。譬樹在高山。爲四方之風所鼓。胡時得靜。或溺酒色。或惑功名。或迷財貨。各爲已欲所牽。誰有安本分而不求外者。雖與之四海之廣。氓民之衆。不止足也。愚矣。然則人之道。人猶未曉。況於他道。而旣從孔氏。復由老氏。又從釋氏。而折斷天下之心於三道也乎。又有好事者。別立門戶。載以新說。不久而三

教之岐。必至於三千教而不止矣。雖自曰正道。正道而天下之道。日益乖亂。上者陵下。下者侮上。父暴子逆。君臣相忌。兄弟相賊。夫婦相離。朋友相欺。滿世皆詐。誣誑誕。而無復真心。嗚呼。誠視世民。如大海中遇風濤。舟船壞溺。而其人蕩漾波心。沉浮海角。且各急於已難。莫肯相顧。或執碎板。或乘朽篷。或持敗籠。隨手所值。急操不捨。而相繼以死。良可惜也。不知天主何故。生人於此。患難之處。則其愛人。反似不如禽獸焉。余答之曰。世上有如此患難。而吾癡心猶戀愛之。不能割。使有寧泰。當何

如耶。世態苦醜。至如此極。而世人昏愚。欲於是爲大業。闢田地。圖名聲。禱長壽。謀子孫。募弑攻。併無所不爲。豈不殆哉。古西國有二聞賢。一名黑蠟。一名德牧。黑蠟恒笑。德牧恒哭。皆見世人之逐虛物也。笑因譏之。哭因憐之耳。又聞近古一國之禮。不知今尚存否。凡有產子者。親友共至其門。哭而弔之。爲其人之生於苦勞世也。凡有喪者。至其門作樂賀之。爲其人之去苦勞世也。則又以生爲凶。以死爲吉焉。夫夫也太甚矣。然而可謂達見世之情者也。見世者非人世也。禽獸之本處所也。所以

于是反自得之餘也。人之在世。不過暫次寄居也。所以于是不寧不足也。請以儒喻。夫大比選試。是日士子似勞。徒隸似逸。有司豈厚徒隸而薄士子乎。蓋不越一日之事。而以定厥才品耳。試畢。則尊自尊。卑自卑也。吾觀天主亦置人于本世。以試其心。而定德行之等也。故見世者。吾所僑寓。非長久居也。吾本家室不在今世。在後世。不在人在天。當于彼創本業焉。今世也。禽獸之世也。故鳥獸各類之像。俯向于地。人爲天民。則昂首向順于天。以今世爲本處所者。是欲與禽獸同群也。以天主爲

薄於人固無怪耳。天主所悲憫于人者。以人之心全在於地。以是爲鄉。惟泥於今世卑事。而不知惺望天原鄉。及身後高上事。是以增置荼毒於此世界。欲拯拔之焉。且天主初立此世界。俾天下萬物。或養生。或利用。皆以供事樂我輩。而吾類原無苦辛焉。自我輩元初祖先忤逆上帝。其後來子孫又效之。物始亦忤逆我而萬苦發。則夫多苦。非天主初意。乃我自招之耳。大宗伯聞畢。嘆曰。噫嘻。此論明於中國。萬疑解釋。無復有咎天之說。夫何咎乎。夫前聖後賢。凡行道救世者。其一生所作。莫非

苦辛焉。設造物者。令成道人身後。與草木並朽。而無有備樂地。使之永常安享。則其所歷苦辛。造物者竟無以酬之。豈不使世人平生疑惑乎哉。且高論所云。無非引烝人于實德。沮人欲。不殉虛浮。堅意以忍受苦辛。不令處窮而濫。強志以歸本分。別尊類於醜彙。皆直論也。從是日。大宗伯大有志於天主正道。屢求吾所譯聖教要誠。命速譯其餘。又數上疏。排空幻之說。期復事上帝之學。於中國諸庠。嗚呼傷哉。大宗伯大志將遂。忽感疾而卒。遂孤余之所望也。嗚呼。嗣而後大都之中。有續成其

明人集
美意者歟。余日望之。

常念死候利行爲祥 第三

余問於徐太史曰。中國士庶皆忌死候。則談而諱嫌之何意。答曰。罔已也。昧已也。智者獨否焉。子之邦何如。余曰。夫死候也。諸嚴之至嚴者。生之末畫。人之終界。自可畏矣。但敝邑之志於學者。恒懼死至吾所。吾不設脩。故常思念其候。常講習討論之。先其未至。豫爲處置。迨至而安受之矣。人有生死兩端。以行世。如天有南北二極。以旋遶於宇內。吾不可忘焉。生死之主。不使人知。命終之日。蓋欲其日日備也。有備則無損矣。聖經曰。守矣夫。

將來如偷者。偷者闕主莫慮耳。是以凡聞訃。皆驚曰。某斃乎。曰某斃乎。誠不意其死矣。聖教中。凡稱神稱聖者。無不刻刻陳死候。目對心惟。以爲沮惡振善之上範也。徐子曰。如是急乎。余曰。生人所明。莫明乎死之定所。不明。莫不明乎死之期。不論王公賤僕。盡人之子。誰不有一日焉。或旦不及暮。或暮不及旦乎。誰居甲。能保乙乎。汝不知死候。候汝于何處。汝當處處候彼可耳。故智士時冀死候相值。持此爲生也。世之大惑。視死候若遠焉。抑孰知此身恒被死耶。吾今已死大半耶。既往之年。皆

已爲死將去耶。旅人航海。宿舶中。坐立臥食。如停不行焉。而其身晝夜遷移。曾無止息。且不問汝欲不欲。倏就岸而須登矣。二船相值。其間各以彼爲行動。以已爲住止。而實則俱行矣。世人或謬云。吾命今日如是。詰朝亦如是。而吾生實汲汲逝趨沒無停也。雖誤云彼有疾且死。我安且生。而彼我息息並就終也。有以勺勺盡瓮水。將謂末一勺乃竭盡之乎。非也。自初至末。每勺竭盡之矣。夫人命亦謂卒日爲終。而實日日終之矣。夫吾此生命也。非如西江之水也。江水有源。下流洩之。上流增之。

則江永存不涸也。生人者如燭耳。恒自消化。誰益之膏油乎。故漸至燼滅矣。人少而冀長。長而冀壯。皆冀死也。已壯之後隨老。老之後隨死矣。誰欲行路而不欲至其域乎。是以總總蒼生。吾未識死人寓此世界中。活耶。抑活人寓此世界中死耶。未定也。徐子曰。子之玄語皆實。今世俗之見。謂我念念言行。行行悉向善。即善矣。如念死候之不祥。便目爲凶心凶口焉。是故諱之。余曰。不然。施我吉祥。即爲吉祥。施我凶孽。即爲凶孽。是死候一念。能祐我。引我釋惡而就善。則世之祥孰祥乎。是耶。彼言

域。而竇言至域之道矣。欲至其域。先由其途也。惟途難焉。子不聞爲善如滂流行舟乎。有常念死候之近。而不得免心于縱恣者焉。况以是憚凶心凶口而諱言之。豈非長惡之門歟。凡不肖從欲者。槩由忘死之近。而自許壽修之僥倖耳。若爲善者。自許壽。不如自許夭矣。蒼生之生字內。如矢如鳥。速飛無遺迹。如景如夢。無體可持也。而人於此營大業。如永人居焉。哀哉。南方有國。名黑入多。古法未造墳墓。不得製室屋。其俗居室陋隘。而墳絕廣大。謂居室次寓。數年之暫。吾常居者獨墳耳。故以

此爲急崇飾之也。敝鄉昔年有隱士曰雅哥般。棄家游世。一切捐舍。人目爲清狂。有所知。買得四鷄。囑令携歸家。雅哥般許之。徑持去。其人還家。問則無有。謂雅哥般誑已也。他日遇諸塗。就而問之曰。向托汝鷄安在乎。曰。汝命歸汝家安在乎。其人訝之。引與偕行。至其人生壙中。則四鷄在焉。其人愈益訝曰。吾托汝携歸家。曷置之塚乎。曰。彼汝寓。此汝家也。嗟乎。雅哥般曷狂。其爲此以警我曹。不其深歟。夫造物者。造人貴絕萬類。但其壽不及樹木與禽獸者。何意乎。今之人壽短乎古。造物者惜

憐之耳。子不見世愈降。俗愈下乎。父之世。不如祖生。我世不如祖父。而我以後。將轉之於益下者。孫也。人增咎。天增罰。不善之殃矣。然則人之生世。亦終身煩冤耳。徒得生之名。而實與苦俱來。與苦俱去也。百年之中。非是度生。是度苦海也。則死豈非行盡苦海。將屈岸乎。苟歲月久長。豈非逆風阻我家歸乎。嗚呼。世人以命之約者。省苦也。減咎也。則死非凶。凶之終竟耳。似不爲刑罰。刑罰之赦耳。若子明知天主借我此世。以僑寓。非以長居。則以天下爲寓。不以爲家。吾常生別有樂地。爲我常家。



焉。且本生之壽縱長久。比之常生不滅。其爲短也。可勝言哉。輿地總誌。記泥羅河之濱有鳥焉。日出而生。日入而死。則其壽盛乃一晝耳。必夫在卯爲嬰。偶死爲殤矣。以辰巳爲幼爲壯。能見日中爲至。艾頽白以未爲老。而幸得至申酉。爲耄爲耄矣。豈異吾於百歲之微。置是節乎。是以志乎常生者。凡有終之生。咸爲須臾。特此須臾端倪。爲吾身後全吉。大凶之所窺係。故不可不慎焉。凡所望于壽修者。冀以了畢是生之事耳。智者未至死而生之事已完矣。若不肖者。已死而未嘗始生也。凡真實

急切之行。俱待明日矣。不知從明日者。必不能得之焉。已至明日。明日非明日。乃今日也。明日已往矣。誠如翻車水筒。先後比次。次筒裁上。則前筒已傾矣。席上設有餽饌百器。而日中有一器盡也。食必死。則此百器者。吾全不甘嘗之矣。吾數日之命。明知必有一日帶死。而不知何日。則我豈一一疑而不迷於其樂。夫人命非獨短淺而已。短淺之中。尤無定期矣。何日不聞某暴病死乎。某被壓被溺被焚死乎。某行市偶飛尾中首。冒風死乎。某出門偶蹶。輒偃僵不起乎。某腹痛誤飲湯一杯死乎。

某夜新娶。詰朝已亡乎。塵埃易散。琉璃易碎。猶不足喻人命之危脆也。吾命無一日之定。而忙人圖多年之謀。若壽在其手焉。從而分定其事。如製衣者。置帛於案。而分畫之以若干爲衣。若干爲裳。愚也哉。嗚呼。母恃年之茂。身之強矣。所見死亡。往往幼者多乎老者。強者多乎弱者也。子入陶肆。閱諸器。小大厚薄不一。問是諸器孰先壞。必不曰薄者先壞。厚者後壞也。又不曰先出陶者先壞。後出者後壞也。惟曰先偃地耳。葆祿聖人謂人之身與神曰。吾曹得金貝藏於陶具也。則此身體陶器焉。

易碎矣。何論稚老哉。吾視圖畫以手摸之。其所畫物物皆近。而巧士以法加減色。使我目誤視如或遠焉。或近焉。世界一圖畫耳。人人皆近於死。無復遠者。不可信目之化而謬曰。或遠或近矣。以是觀之。吾不謂今日乃我所稟命終之日。必不能使我善用此日也。以吾年寡。多爲善行。是豫獲長壽利矣。至耆老而不能爲善。豈不失長壽利乎。人壽恒短。人欲恒長。短其壽者。戒其欲之長。乃能自知前路不長。所當止宿不遠。何必盛聚資費哉。未老謀善度生。已老則圖善受死可也。老者勤積財。

尤異焉。家彌邇。彌急於路費乎。特伯國法。老者至八旬。母許用醫。曰。此時非謀生之時。乃備死時耳。士君子生。或逢時不幸。不容我善度生。孰能禁我善受死乎。吾願生死均善。不可得兼。寧善死焉。一死光明。照耀終生也。昔有問西土賢疇之壽爲至長。曰。至至善之候。又問君子生世宜幾何時。曰。至可生之分限耳。辣責得滿。西土之名邦也。其習俗視生死無二。惟論理當否。有詩人作詩云。士臨陣與其失命。寧失刃。當路聞之以爲大謬。流之遠方。其餘風及于閨閣。亦皆輕死尚義。本國史載一

母有子。出禦寇。死之。或告之曰。令子死國難矣。母安坐弗動。曰。我政爲今日生此兒也。是生已足矣。由此論之。可見本世生姑爲生。而煩苦實甚。歲月漸消。危淺無比。則生而似死焉。此理明甚。無可疑也。然此世界中無他生。不得不以知覺運動爲生。旣以爲生。不得不以氣盡命終爲死。但此死期。凡有生者常當念之。念之甚有利於道行矣。故今猶須略揭其形狀也。夫死之候有三。艱一在死前。一在死際。一在死後焉。凡人將死旣先遭厲虐疾。不可療已。則良友泣涕屬耳語之曰。有後事宜相

付囑者。速言之矣。命幾以泯矣。吾從蓐間聞此語。則慄慄戰懼。不知身後何如也。惟默歎曰。此日月已矣。我永永不可再覩之矣。吾所愛良田廣宅。珍貝盈篋。非我有。徒爲他人積矣。妻子兒女。不得復相聚矣。徒戀愛無益矣。嗚呼。已往若干年。遽去如電。而使我至此殫殞也。蓋曩所甚愛。此時覩之。甚傷心也。存之以樂。失之以憂。則前多愛。今多死矣。是故賢妻孝子女。此時避不忍見也。見而增彼此之哀痛故也。爲吾友者。或備棺槨。或製衰麻。爲親戚者。或歛家具。或守財笈。吾展轉床第間。惟有

幽憂填膺耳。此則未死前也。死非他。惟靈魂與身形分別耳。凡二物相脗合者。莫如靈與身之親切也。合既密。分之愈難矣。兩友偕行于途。臨歧尚猶惜別。況一生同體之交乎哉。卽見徧身失潤色。而貌變目深。鼻稜口暗。耳燥足冷。脉亂心動。四體流汗。哀哉哀哉。夫人以母痛入世。以已痛出之。出入皆痛。惟死時痛在我身尤切矣。及至將死。則仰而見天帝。忿怒吾前行。俛而視一生之歲月。都費之以造惡。向前而觀無窮之冥幽時。下而視地獄苦谷之門大開。以我翕吞。左右旋而暗鬼魔。俟我

神魂出身將之傷哉。此時欲進而不堪。欲退而不容。欲悔而無及。卽恨其生而死已。此則死際也。及至死後。所患苦又甚焉。何者。死之後。我之所存魂與魄耳。魄卽爲尸。尸爲腐肉。腐肉爲蟲蛆。蟲蛆化歸於土。此則賢否無異焉。請隨視惡人之靈魂矣。夫旣出身外。忽見移幽陰異界。輒置之天地主嚴臺前。以審判一生之所爲。則盡出藉記。詳載行事無遺。于是所冒非義之財。所取非淨之樂。骫法欺君。酷虐暴民。順私意。傷剝孤弱者。皆來受其報也。于是淆亂神道。抗侮上帝。妄尊異端。詐僞誣世。

無所懼畏。旣見天主威在上。審罰毋奈顫慄。而無所逃也。于是不肖人所掩諸醜情。陽廉陰貪。外飾正。內釀邪。見過不圖改。見義不肯若。諸輿隅闇事。心中所藏逆公之謀。非禮之欲。非法之念。人目所不及。一一發露。不可蔽焉。天地萬物。并我自心。皆從而訐我。証我。則我焉辭乎。在生多見天主慈惻。天主寬容。至此始見天主怒忿。天主嚴威也。則我何禱乎。誰獲解救之乎。于是方知財賄已無。而惟有犯理得財之罪也。穢樂之味速過。而取穢樂之咎常遺也。傲矜之氣已隨風而散。而惟留傲矜。

所招人刑。永悠不脫于身也。則第得恨已。恨天地懊惱。而受無限殃痛哭。嗚呼不已矣。此難之至難。在死之後也。

常念死候備死後審

第四

徐太史明日再就余寓曰。子昨所舉。實人生最急事。吾聞而驚怖其言焉。不識可得免乎。今請約舉是理。疏爲條目。將錄以爲自警之首箴。余曰。常念死候。有五大益焉。其一以歛心檢身。而脫身後大凶也。蓋知終乃能善始。知死乃能善生也。知家財乏。則用度有節。知壽數不長。則不敢虛費寸陰。不然者。如行霧中。前後不知。惟見目下耳。船三老使船。必有路程。有地圖。日記已行幾何。以知其所餘於後也。坐必船後。卽知其船前事。乃以舵

張翕之矣。吾人行此生之路。亦如是也。日記其日已往。而自置已于此生之末。乃能善廸檢一生之事也。又如魚潛以尾引海中路也。鳥飛以尾導空中路也。行此世。非如於海於空乎。非以死候之尾。永言念之。難乎免焉。恒以心居死候。則知生際所當爲。吾欲知生際一事。當行耶否耶。卽思此事。是我死候所願得于生前者耶。抑否耶。如此開導。豈不痛切哉。古賢斐羅谷氏六年處塚內。伯辣漫人之俗。家門之外。卽是墳墓。出入顧瞻之。西土吾同道幾百國。大槩葬死皆于城中。夫皆懼忘死之

備而立計畫。以自提醒耳。昔西隣國有賢王傳。不傳其世代名號。惟時君老。僅一子。當嗣國。子輕佻無威儀。荒縱自肆。國民患之。有司以誥王請戒諭焉。王訓約百方。弗若也。則命士師曰。王世子犯重法。依律治之。勿赦。不日世子以舊行奸宄事。士師拘囚訊鞫之。律當大辟。至日則出以行刑。世子見事窘。請詣王所。與父王面訣。許之。至王前訴曰。以王之子。國之上嗣。如匹夫死於刑下。理乎情乎。王洒泣曰。非我也。法也。吾豈忘父子恩。旣爾暫免。汝目下刑。吾讓汝爲王七日。七日之內。恣汝意行。

樂滿七日。自往士師所伏法矣。語畢。卽解王衣裳袞冕服之。令卽王位。百官皆聽其命。已退而燕處。了不與國政矣。第俾一陪僕從世子。每日夕卽提稟云。七日限。今已過若干日也。如是諸日。世子一意盤樂。娛玩無倦。獨至夕。聞僕之提警。卽大驚寤。憂愁不勝。迨第七日期已逼。迫。啟請遊樂畢。無歡悵矣。王至期出。卽問世子七日之樂何如。曰。何樂乎。王曰。一國之力。不足供一人樂乎。對曰。然而夕夕有一僕來。以就刑日數。提刺我心。于是諸日日。知我命就終。竟滅諸樂已。王曰。人人日日無不

就終。壽數不等。而均寡焉已矣。以後汝可保國矣。往昔所犯。大赦於汝。惟自今後。令此陪僕依前七日。夕夕提警汝念也。通國士民。聞之大喜。世子謝教謝恩。而悉改前行。父歿代立。亦爲賢君也。視此可驗幾載之教誨。百端以移其心。終不能致。而七日死候之念致之矣。是陪僕之設。智者不可無也。恐世事脫其心。而忘之故也。其二。以治淫欲之害德行也。五欲之炎。發於心。則德危而受彼燒壞。此死候之念。則一大湧泉。滅彼熾焰。故于懲戒色欲。獨爲最上良藥也。吾在世。若已結証罪案。犯人

從囹圄中。將往市曹行刑。標榜我自負之以行。而于道中。適遇喜樂事。猶堪娛玩乎。若翰聖人。設一喻。狀世人取非禮之樂也。甚善。其言曰。嘗有一人行于壙野。忽遇一毒龍。欲攫之。無以敵。卽走。龍便逐之。至大阱。不能避。遂匿阱中。賴阱口旁有微土。土生小樹。則以一手持樹枝。以一足踵微土。而懸焉。俯視阱下。則見大虎狼。張口欲翕之。復俛視其樹。則有黑白蟲多許。齧樹根欲絕也。其窘如此。倏仰而見蜂窩在上枝。卽不勝喜。便以一手取之。而安食其蜜。都忘其險矣。惜哉。食蜜未盡。樹根絕。

而人入阱。爲虎狼食也。是奚謂乎。人行壙野。乃汝與我生此世界也。毒龍逐我者。乃死候隨處逐人。如影於形也。深阱者。乃地獄之憂。淚苦谷也。小樹者。乃吾此生命也。微土者。乃吾血肉軀也。虎狼者。乃地獄鬼魔也。黑白蟲齧樹根者。乃晝夜輪轉。減少我命也。蜂窩者。乃世之虛樂。哀哉。人之愚。耳取之迷。而忘大危險。不肯自拯拔焉。哀哉。西土有兩泉相近。其一泉水。人飲之。便發笑。至死不止。其一泉水。人飲之。便止笑。而瘳其疾也。使人笑至死之水。是乃世樂迷人。壞其心也。止笑瘳疾之水。則

死候之念耳。可不旋酌之乎。其三以輕財貨功名富貴也。夫物者非我有也。非我隨也。悉乃借耳。何足戀愛乎。身後人所去所也。彼所無用財爲。亦無重財爲矣。吾曷不萃彼所之所尚乎。惜乎妄人于已所不在受譽。于已所在受苦也。夫物汝曾嚼其得之之娛。而未試其失之之恨。請毋觀其來。觀其去。毋觀其面。觀其背歟。夫進而聊帶僞樂。而退乃大遺真憂也。聖經所謂財人已畢其寢。而手中無所見也。言有人夢捉得金銀滿手。喜甚。急握固之。忽然而寤。卽空拳耳。經不曰人財。而曰財人。以

是貪得者。非我使財爲財所使。是財奴也。不曰得財。惟曰夢得財。蓋其富厚百年。猶一夜之短夢耳。且狀其情以二舊事極著明焉。昔有一士。交三友。而情待不等。其一愛重之深于已。其一愛重之如已。其一甚菲薄。希覲面焉。忽遇事變。國王怒逮訊之。詔獄士聞之。卽急走其上友訴已窘急。幸念夙昔冀援手焉。其友曰。今日特不暇救汝。政與他友有嬉遊之約。當候於此。不得動移。祇能送汝衣一襲。輿一兩耳。士悵然歎息。則走其中友。愈益悲泣。訴已患。祈勿襲前友。特脫我于厄也。友曰。今日

適遠行不暇。惟得偕汝行至中途。遠則至公府門耳。訊獄在內。吾不得與聞也。則益窘而悔。曩昔擇交之誤也。既而思彼小友。素忠實。或能救我乎。未可知。至其所。無奈愧怍。不得已。先告以二友相負狀。又自咎曩之菲薄。請勿介意也。惟幸念一日之雅。願徼大德。無棄我矣。友曰。吾故寡交。恒念汝。汝今勿憂。此等事。惟我能任之。便相拯濟。爲好我者勸也。言畢。卽先行。趨王所。此友之寵于王也。異甚。則一言而釋士。竟無虞矣。是奚謂乎。士遇事變。卽人至死候。上帝將審判我。一生不善行也。其三

友者。一財貨。一親戚。一德行矣。夫財貨。室屋田產。自不能運動。惟與我葬服及棺槨耳。夫親戚朋友。惟送我山間。及墳墓之外。自不能入矣。第德行。陰騭人。雖不甚重之。却能保身後之急。且以我揀也。以是可見死候之念。導人以明世物之虛實矣。能隨我者。乃我事也。實也不隨我者。非我事也。虛也。沙辣丁者。西方七十國之總王也。將薨。取葬衣。命一宰臣。揭諸旂竿之首。行都邑中。順塗而大呼曰。沙辣丁。七十國王。今去世。惟携此衣一稱耳。噫。詎不亦此意乎。野狐曠日饑餓。身瘦臞。就雞棲竊

食門閉無由入。逡巡間忽睹一隙。僅容其身。饑亟則伏而入。數日飽飫欲歸。而身已肥。腹幹張甚。隙不足容。恐主人見之也。不得已。又數日不食。則身瘦臞。如初入時。方出矣。智哉此狐。吾人習以自淑。不亦可乎。夫人子入生之隙。空空無所有也。進則聚財貨。富厚矣。及至將死。所聚財貨。不得與我偕出也。何不習彼狐之智計。自折閱財貨。乃易出乎哉。問何者爲真富。必曰廣有重物。能恒存不受壞者。爲真富。故良田腴產。謂富人之本業焉。夫田產于人。火不得焚。水不得漂。盜不得負。而趨年遠。

不得銷損。于諸物中。獨爲堅久。故善持富者。寶之。何況于德。更萬倍堅久乎。德不畏水火盜賊。彌久彌固。不相脫離。生死我隨也。此爲人之大本業也。必矣。其四。以攻伐我倨敖心也。倨敖之氣。諸德之毒液也。養敖者。其道心固敗矣。夫敖之根柢本弱也。以虛爲實。以無爲有。以他爲已也。故常念死候。不俾自昧自爽已矣。孔雀鳥。其羽五彩。至美也。而惟足醜。嘗對日張尾。日光是耀。成五彩輪。顧而自喜。倨敖不已。忽俯下視足。則歛其輪。而折意退矣。敖者何不效鳥乎。何不顧若足乎。足也人之末。

乃死之候矣。當死時。身之美貌。衣之鮮華。心之聰明。勢之高峻。親之尊貴。財之豐盈。名之盛隆。種種皆安在乎。何不收汝輕妄之輪乎哉。古者西土有總王。名歷山。奄有百國。幅員數萬里。無勝其富。而心敖甚。猶若不足。既薨。葬埋之侈。殯極華美。時有名賢。觀其塋。譏之曰。夫人昨也踵土。今也爲土踵矣。昨也彼藏金玉。今也金玉藏彼矣。昨也寰宇不足容之。今也土窟三尺則足矣。嗚呼。行世之際。有尊卑。死之後。無尊卑也。誠若象戲焉。運于楸局。將卒異位殊道。及事畢覆局。則雜位同道矣。目者

無所不見。惟不見已也。見已有道。以鏡照焉。人者無所不識。惟不識已也。識已豈遂無道乎。以死者之髑髏鑒焉。彼昔如我。今我後如彼。今也。往日余有友。常畫髑髏形。懸于齋室。以自警也。庸詎不善於圖畫古器之設乎。其五以不妄畏。而安受死也。造物主每造一物。卽各賦以愛已之心。是者不論靈蠢。物物有之。則畏死欲生之性。人人均也。然而生死皆聽天主命。人自求死。卽不可。人強求生。卽不可。何者。天主固不令人自擅死也。若士卒。非帥命。不敢離行伍也。倘終竟不欲死。是爲悔旣生。

焉。夫生死之主。借爾此生。實陰約以死而還之。如左券在彼。不願死。則失約而悔其已生矣。貪財不可。而貪生可乎。欲負約。賴人之財不可。而欲負約。賴天主之生可乎。吾鄉人亞入西勞氏。西極之名將也。經踰阿林波山。時方市。市爲天下最盛。或請觀之。曰。無貨不備。辭曰。有售長生者。吾則往矣。陋哉。若人不貪貨。而貪生。并貪流也。別有真儒。承國主大封。問使者曰。上賜我此祿。亦賜我壽命。以久享之乎。使者曰。否。此天主恩耳。儒者曰。旣爾。我則往事天主。自修我行。以我身後求享天祿矣。辭。

不拜受。夫願常生。則進求常生之路可也。汝於死人之域。于常生謬矣。夫死候者。須臾耳。雖嚴而遽畢。何當懼之乎。吾不能無死。然而能免死之懼也。勇者與嬰兒不懼死。吾反弗克焉。彼愚而我智也。愚能與人以安。智能與人以不安。哀哉。夫真智之君子。備死也不畏死也。死候無時不在其念。譬如良將。時時不忘戰。是備敵也。非畏敵也。夫死候之念。初來以威。次來以慰。卒來以喜也。武士入都試。或有驚馬。則數日前肄習之。馬埒間。使勿驚。至試日。馬已習。弗驚也。人心也。於死候驚馬矣。吾以

念死心習之。塙間至真死候。則已習。弗悞我大事也。夫人所畏于死者。非死之瞬息。乃瞬息之後所紀也。此畏也。最能引我於善。則宜存養之。不宜卻去之也。試思吾自今以後。有日將我一生中。日日刻刻。凡眼所視。耳所聞。口所啖。鼻所嗅。四體所動。才所論。心所愛。合理與否。一一籍計。無漏焉。無爽焉。凡善與惡。悉審察。以按判。孰不懼乎。既懼之。必有助以歛心。以謹行者矣。故敝鄉有賢者。修道八十餘年。臨歿時。四體戰兢。旁人問其故。答曰。是懼也。非始自今也。吾平生有之。人曰。衆皆云。夫子

道已成也。何懼。答曰。天主審判嚴矣。其耳目我也。猶人乎哉。可弗懼與。古又有一人死。而兩日後復生。又生世十餘年。竟不發一語。亦絕不見笑哂。默居靜修。其復死日。諸友強問之。惟曰。人不知死後審何如。使知之。夫語畢而死。蓋君子於天下。無所與。無所與。即無所愛。無所愛。則捨之無恨也。其志在天上。不在人間。以彼爲家。客聞欲近家。不啻無憂。且大喜焉。以此軀殼爲囚禁。爲桎梏。則見其壞朽。無任娛樂。如囚人視狴犴垣壁裂。桎梏壞爛。乃望其解脫拘繫。可歸故鄉。何憂哉。第兢業日慎。

不敢輒自居安。輒自居賢。猶恐德未成也。是以孜孜矻矻。惟日不足矣。徐子曰。於戲。此皆忠厚語。果大補于世教也。今而後。吾知所爲備于死矣。世俗之備于死也。特求堅厚棺槨。卜吉宅兆耳。孰論身後天臺下嚴審乎。余曰。迂哉。重所輕。輕所重。莫凶乎是也。文王墓在豐鎬。而周公作詩以誥其後王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則豐鎬之文王。文王之灰燼焉耳。吾忘已之精靈。而獨顧休吾灰燼乎。夫遺魄朽於高。朽於下。終生思之。未審何異歟。棺槨所不覆。固天覆之。奚厭其薄乎。然厚葬親者。自是

人情。不必非之。所丁寧者。惟毋自菲薄。吾神靈焉。此世一生耳。而身後永常苦樂。皆自今造之。今世也。吾有不善可蠲。吾有善可增。此生以後。絕不能也。死後按察賞罰之時也。有未犯王法。未得罪于人。而偶經過于司生殺者之前。入其庭。猶且惴惴焉。矧終其身所爲。莫非違天命。獲罪于天。臨死時。將至乾坤主宰嚴臺之前。按我萬萬世罪殃。而且得晏然乎。不思乎。妄望僥倖免乎。自昧而不信乎。謬矣。夫善備死候者。萬法總在三和。三和者。和于天。和于人。和于已。是也得罪于天。無所逃。不從

而禱於天。孰禱乎。繫在此。則祈解亦在此矣。卽復勤詢
天主所貽至教。習其情。悔責吾前非。立心于守聖戒。以
息天怒。以致其神寵。此以和天也。吾藏人非義財物。卽
還之其人。嘗毀謗人。玷缺其名行。卽以真實語獎許之。
復成立之。嘗與人交爭。敖狠有讐。卽恕宥和睦。好待之。
此以和人也。凡有以酒色。自污巖本身。以醜念邪情。亂
熒心靈。卽時洗滌新新修善志。歸道體。或有誘惑我於
非義。遠離。廢之勿惜。此以和已也。嗚呼。倘死者已受天
刑。今能復生于世一刻。以改前非。移心於道德。不難出
無量數價。無苦不甘心。取之以易之。其如不可得。而吾
承啟心以付悟。備死候之實範。不圖迅行之。何心哉。

君子希言而欲無言 第五

曹給諫問余曰。聖人皆希言而欲不言也。奚謂乎。余答曰。夫言非言者所自須。乃令人知我意耳。若人已心胥通。何用言。如人面語。可省簡牘也。聖人言以誨民。民自知。則其言之功止矣。民弗知。聖人始言焉。然博雅之言。言約而用廣。蓋粹言比金鋌焉。微而賈重矣。是以聖人罕言。而欲無言也。無言則人類邇於鬼神。所謂人以習言。師人以習不言。師神也。故天主教典及西土聖賢。莫不戒繁言。而望學者以無言矣。曹子曰。吾幼讀孔子木

訥近仁。及利佞之說。卽有志於減言。且聞貴邦尚真論。今願聞禁言之法言。幸以告我。以証聖人之旨。以堅此寡言于同志也。余曰。竇承命不敢辭。然茲論也。浩且博。吾試揭數端。子自推其詳備焉。凡不肖者。言不顧行。行不踐言。則易其言也。言也如飛之彙。一出口。不得追而復含之矣。鳥出籠。卽自此樹。飛於彼樹。言出舌。亦自此口。傳於彼口。不還也。故智者多默。希言。乃爲翦其羽矣。天主聖經曰。多言之際。不能無訛。能守已古。乃智之至也。又曰。愚者不言。則人將謂之賢者。釋之者曰。愚者未

言。與賢者無異。惟舌與音。爲其愚之徵耳。是故宜恒以手掩口也。束亂氏。古之賢者。于大衆會。不言。或譏之曰。言之窮乎。性之愚乎。曰。然。愚者不能勿言。先世之所寄。臣曰。惟命。獨有一物。臣不敢受寄。問何物。曰。隱密之言耳。曰。何謂也。曰。言也。難收矣。不洩之以聲。恐露之以形。不漏之以醉。恐傳之以夢也。中古西瓠。一大賢。瑣格刺得氏。其教也。以默爲宗。帷下弟子。每七年不言。則出。出其門者。多知言之偉人也。是默也。養言之根矣。根深養厚。而株高。幹枝盛也。又嘗出一名師。教人論辯。所著格

物窮理諸書無與爲比。至今宗用之而其人每靜默希言。或問之曰。子自不言。何能教人言。對曰。子不見夫礪石乎。已不動不利。能使刃利焉。凡器之小而虛。則其聲揚。器之大而充。則無音。何謂。小人中無學問。惟徒以言高耳。君子充實而美。斯無言也。善行爲善言之証也行也無音而言矣。故曰善言者。不可以邪行壞之。若言行不相顧。豈不以邪行壞其善言乎。造物者。製人兩其手。兩其耳。而一其舌。意示之多聞多爲。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口中。與深。而以齒如城。以唇如郭。以鬚如櫟。三重

圍之。誠欲甚警之。使訕於言矣。不爾曷此嚴乎。夫口也。又心之藩籬焉。故經曰。守言卽守心也。園無藩籬。外患卽侵而毀之。心無口之禁。不止受外人之累。自亦遜而失已矣。舌母先心可也。吾未嘗不言而悔。祇多有言之悔耳。敝社之東。有大都邑。名曰亞德那。其在昔時。興學勸教。人文甚盛。所出高俊之士。滿傳記也。責煖氏者。當時大學之領袖也。其人有德有文。偶四方使者。因事來庭。國主知使者賢。甚敬之。則大饗之。而命諸名俊。備主賓之禮。責煖氏居首。是日所談。莫非高論。如雲如雨。各

遲才智。獨責煖終席不言。將徹。使問之曰。吾儕歸復命乎。寡君謂子何如。曰。無他。惟曰亞德那。有老者於大饗時。能無言也。祇此一語。蘊三奇矣。老者四體衰劣。獨舌彌強毅。當好言也。酒於言。如薪於火。卽訥者。于是中變而譁也。亞德那。彼時賢者所出。佞者所出。則售言大市也。有三之一難禁言。矧三兼之乎。奇哉。教可傳之四表。故史氏不誌諸偉人高論。而特誌責煖氏之不言也。邦伴氏至德之士。初發志修行。卽入學。其師方講經。次經曰。吾將守我行。以免舌之咎。聞此一句。卽辭而曰足矣。

請先習是句耳。久修而後反學。師問曰。何遲之久也。曰。未盡習初句。不敢還也。自後德名藉藉。遽入深山。獨居默修。用以晦迹。劇名而名日益高。夫名也。如影焉。避就者。就避者。而愈晚愈長。是以邦伴雖屏居數年。四方共景仰之。于時有尊位持教官。赴出中見之。邦伴了無言。官曰。乞賜片言。小吏取以布教。曰。子不取我不言。何能取我言乎。此可謂盡習初句者矣。載香器。必固塞其口。不爾原氣渙矣。子承傳於心。苟冀儲之以備施用。莫若閉口默蓄矣。吁。今之學。非爲已。悉爲人耳。故大學師有

人以其弟來學。其弟久侍而不言。學師令曰言之。余以觀汝。夫人在目前。必令言以觀之乎。覲面則視其形。聞言則視其心矣。試人如試陶等焉。叩擊之陶以音著其裂。人以言顯其疵也。西邑諺曰。舌頻圓于病齒。故吾先正。每曰吾未聞一人言常畏之。往時有一士嚴坐于衆士列。良久不言。俄發言言其所不達。或曰此人也。而終不言。不亦可謂士乎。默之一藥能療言之萬病矣。世之大惑者。每從師以肄言。無師以習不言也。第不言難。惟英俊能之耳。言欲遂而強止之。如以口含滅炷燭。豈不

難耶。誌載昔非里雅國王彌大氏。生而廣長。其耳聳然如驢。恒以耳瑱蔽之。人莫知焉。顧其方俗。男子不蓄髮。月髡之。恐其髡工露之。則使髡之後。一一殺之矣。殺已衆。心不忍。則擇一謹厚者。令髡髮畢。語以前諸工之被殺狀。若爾能抱含所見。絕不言。則宥爾。工大誓願曰。寧死不言。遂生出之。數年抱蓄不勝其勞。如腹腫而欲裂焉。乃之野外屏處。四顧無人。獨自穴地作一坎。向坎俛首。小聲言曰。彌大王有驢耳。如是者三。卽復填土而去。乃安矣。後王耳之怪。傳播多方。或遂神其說曰。此坎中

從此忽生怪竹。以製簫管吹。便發聲如人言。曰。彌大王有驢耳。國民因而知其事也。嗚呼。禁言之難。乃至此歟。是故昔西國君。詰其賢臣曰。吾于卿屬。有人之胸。特爲流言溝焉。卽入卽出。無留乎心。無增乎行矣。彼喧譁之心。無殊於隙甕。雖斟之美液。四處漏矣。得滿乎。欲塞言之漏。縱不得不言。可不慎於言乎。曷事敗。不因言而敗。曷國覆。不因言而覆乎。所謂人之生死。都由舌也。善馬不轡銜。不可御。人士不謹言。不成德。東方鶴。初冬去之。西土道牛山。牛山產大鷹鳥。鶴所忌也。鶴過山。則銜小

石。恐忘而妄鳴。且受害。踰山方捨石矣。人輩亦過此世之險山。五欲之鷹。張爪吻以傷此心。何不以默之石塞口。而終日謹謹乎。世之害。莫大乎佞者。佞者以巧言迷人心。如仇類。以金爵酖人命也。其所言非昌。徒以巧詞綺語。飾而出之。如塗朱傅粉。兒女之事。非大丈夫之氣也。束格刺得氏。當亂世。卓立自好。正言不屈。奸人謀而陷之於罪。被拘囚以誅焉。其門弟子大憂之。獨已至死。不色變。于時有一名士。大雄辨。論理無對。則代之慟。而作一文字。剖析事理。申雪枉抑。使束格刺得。持于公堂。

庭辨之。必免刑也。躬詣獄致之。束格刺得讀畢曰。不對。不堪用。士曰。此文言言切中夫子之事。奚云不對。不堪用也。曰。婦人履稱我足。我亦不著矣。男子氣雖斷于殃。不取于卑陋巧言。而汝安取之。以自敗其德乎哉。佞者致言之病耳。蓋言之期期以人信焉。立言而無人信。如創室而無人居也。人所深信。乃其所明視耳。汝以言之葉蒙之。則有所不通矣。故人疑而弗信也。藏麥於窖。麥得土氣欲圻出。而量之多于初。然麥浮敗矣。言在佞人口盛而增多。惟無孚也。嘗聞人稱譽人以多聞。未聞稱

譽以多言。言雖善也。多則人病之。善言不可多。而虛言妄言罪言可多乎。或曰。旣爾。宇內何以言爲。寧不皆銜枚而瘖然行世乎。曰。否也。聖人勸寡言。拯扶世流耳矣。無言孰世乎。禽世耳。惟言衆人以是別鳥獸。賢以是別愚。文明之邦。以是別夷狄也。人無言。虛庭何以拜昌言。孔孟何以知言。且今多聞者。從何而得聞乎。利兵以扞國。禦奸也。有妄持之以刺正人。則目爲凶器。而禁之。非其人不藏焉。是貶言之原。由人誤用耳。聖人欲不言。欲人人皆正行矣。如醫之慈者。欲無醫乎。乃欲天下無病

者乎。阢瑣伯氏。上古明士。不幸本國被伐。身爲俘虜。鬻于藏德氏。時之聞人先達也。其門下弟子以千計。一日設席。宴其高第。命阢瑣伯治具。問何品。曰。惟覓最佳物。阢瑣伯唯而去之。屠家市舌數十枚。烹治之。客坐。阢瑣伯行炙。則每客下舌一噐。客喜而私念。是必師以狀傳教者。蘊有微旨也。次後每殺異醬異治。而充席無非舌耳。客異之。王慚怒。咤之曰。癡僕。乃爾辱主。市無他殺乎。對曰。王命耳。藏德滋怒曰。我命汝市最佳物。誰命汝特市舌耶。阢瑣伯曰。鄙僕之意。以爲莫佳於舌也。王曰。狂

人。舌何佳之有。曰。今日幸得高士在席。可爲判此天下何物佳於舌乎。百家高論。無舌孰論之。聖賢達道。無舌何以傳之。何以振之。天地性理。造化之眇。無舌孰究之。不論與微難通。以舌可講而釋之矣。無舌。商賈不得交易。有無。官吏不得審獄訟。辯黑白。以舌。友相友。男女合配。以舌。神樂成音。敵國說而和。大衆聚而營宮室。立城國。皆舌之功也。讚聖賢。誦謝上帝重恩。造化大德。孰非舌乎。無此舌之言。助茲世界。無美矣。是故鄙僕市之以稱嘉會矣。客聞此理辯。則躍然喜。請貫之。因辭去。厥明

日。共詣師謝語昨事。以爲非僕所及。意師之豫示之也。師曰。否否。僕近慧。欲見其聰穎耳。衆猶未信。師曰。若爾請復之。隨命阨瑣伯曰。速之市。市箴。宴昨客。不須佳物。惟須最醜者。第得鮮足矣。阨瑣伯唯唯去。則如昨市舌耳。畢無他箴也。席設數下饌。特見舌。視昨無異。客益異之。王忿怒。大詈之。問曰。舌旣佳。疇命汝市佳者。何弗若我。而惟欲辱我乎。對曰。僕敢冒主乎。鄙意舌乃最醜物耳。主曰。舌佳矣。何爲醜乎。曰。吾解鄙見。請諸客加思而審之。天下何物醜於舌乎。諸家衆流。無舌孰亂世俗乎。

逆主道邪言淫辭。無舌何以普天之下乎。冒天荒誕妄論。紛欺下民。無舌孰云之。易知易從。大道至理。以利口可辨而毀矣。無舌商賈何得詐僞罔市。細民何得虛誣諍訟。而官不得別黑白乎。以舌之謗諛。故友相疏。夫婦相離。以舌淫樂邪音。導欲溺心。夫友邦作讐。而家敗城壞。國滅皆舌之愆也。侮神誑上帝。背恩違大德。孰非舌乎。無此舌之流禍。世世安樂矣。是故鄙僕承命市醜物。徧簡之。惟見舌至不祥矣。客累聞二義。陳說旣正。音吐詳雅。俱離席敬謝教。是後主視之。如學士先生也。以是

觀之。舌也。本善。人枉用之。非禮而言。卽壞其善。是故反須致默。立希言之教。以遂造物所賦原旨矣。夫穀言無五母。有五有也。汚邪巧謗誇。五母也。真直益減時。五有也。言毋汚。則近淨而潔者。就之。無縱吐汚言。以咤小人。而先穢已口也。勿曰彼耳。是宜聞。惟曰吾口。是當言耳。惡言來。吾用惡語報之。是火將熾。而吾施之。鞫初惡。一今惡二矣。苟用善言迎之。是火漸延。而吾徒薪。豈非以我善致彼善乎。毋邪。則近正。而端者取之。正心必發正言。正言未必由正心也。雖然。而正言之時。心能據正。恒

自據正。卽有邪心。亦可匡也。若果僞者。并亦不能恒作正言。斯爲邪耳。鸚鵡鳥。能人言。而不自達其意。平時諄諄。與人無異。忽逢撓擾。卽揚禽聲。而復其咈咈也。詐正人。善爲仁言。而不自通其旨也。無事便便。與人無異。俄值拂逆。便轉邪情。而還其偏本也。詐不可久。矧能恒乎。毋巧。則近質而誠者尚之。法言素樸。而自光美。不求鮮華之飾。戾言病醜。不能不借于繪工。愚者雅之。智者病之。行行古之道。言言今之詞耳。毋謗。則近恕而忠者若之。世道衰下。讒言易發。易傳也。故當戒口以言。戒耳以

聞也。無聽讒者無讒。故讒人與聞讒者。吾未識罪孰重矣。毋諉。則近謙而教者去之。自伐善者。非因已既行德而言之。乃行德以言之耳。如是以虛德爲實。慝矣。以慝易德。吾所伐善安在乎。吾之譽在我口。是反爲訾也。彼稱我善。愛道而長已德。吾自稱已善。冒名而泯已德也。此五毋也。言有真則無誕。而人卽信焉。真言全體相結。僞言始終不類也。直者如明燭焉。光四射。縱掩藏之。必乘隙而出矣。蒙者醉者狂者。三人之言咸直。實無僞。汝爲不然。豈不居三人之下乎。直則無詭曲。而人悅依焉。

直路一。而去彼界近。曲之無數。而皆彌遠矣。汝冀蚤赴家。莫善於從徑途也。視利而行。行不得義。察色而言。言不得直也。發矢不直。是無力。安能中乎。張絃不直。則無音。胡得和平乎。發言不直。則無志。無氣。必不及致其所圖也。益則無窾。而人以爲用焉。有千金之言。有無買之言。誰曰言無直歟。富贈人財。仁贈人言。珍貝利財。忠言利德。二者孰利乎。凡無利於衆。無補於身。悉妄言也。遇事當言。度言之勝乎不言。而後言。無悔矣。減則不繁。而人好繹焉。凡真論欲人易曉。莫若淡且簡也。約言近乎不

言故爲趣矣。少可以成事。何用多爲。無餘無缺。始爲減也。有不言之處。有希言之處。無盡言之處矣。吾言之真。寧使人嗣之以思。無寧使斷之以厭也。時則不誤。而人願聆焉。時而不言。猶不時而言也。時兩人翹首而望之。時言人傾耳而納之。皆得其欲也。不對病之藥。縱善而傷身。不合時之言。縱昌而敗事也。雖然。知言之當以時。發衆也。知當言之時。幾人乎。體仁之言真。從義之言直。由禮之言減。敦信之言益。惟智之言時矣。此五有也。使言毋斯五毋。獲斯五有。談自旦迄夕者。或謂之多言。吾

敢謂之希言焉。有言者。人一聞而喜。此言者。人百聞而猶喜也。語竟。曹子悅曰。旨哉聞之曰。人也於言。如鍾於音焉。大叩之大音。小叩之小音也。若無叩而音。其妖鍾已。請益。余曰。瞻已。恐中國土誚我曰。西士以喋喋勸希言也歟。

齋素正旨非由戒殺第六

李水部設席招余。是日值教中節日。余食止蔬菓而已。李子曰。貴邦不奉佛。無殺牲戒。而子齋素何也。余曰。豈獨敝國。中國自三代以前。佛教未入。悉不奉佛也。皆以太牢事上帝。悉不戒殺牲也。然而祭之前。有散齋。有致齋。齋者。悉不飲酒。不茹葷。今所見士大夫。遇郊社大典。咸斷酒肉。出居官次。是則齋素之義。不由釋氏始。不以殺牲故明矣。李子曰。然。吾儒將祭而齋者。將以齊一心志。致其蠲潔。對越明神也。敢問貴國齋素何意。時余篋

中適有舊藁一帙。中說天主教齋素三旨。卽出帙觀之。其辭曰。因戒殺牲。而用齋素。此殆小不忍也。然齋有三志。識此三志。滋切滋崇矣。夫世固少有今日賢。而先日不爲不肖者也。少有今日順道。而昔日未嘗違厥道者也。厥道也者。天主銘之於心。而命聖賢布之版冊。犯之者必得罪于上帝。所從得罪者。益尊。則罪益重。君子雖已遷善。豈恬然于往所得罪乎。曩者所爲不善。人或赦弗追究。而已時記之。愧之悔之。設無深悔。吾所旣失於前。烏可望免之於後也。況夫今之爲善君子。不自滿足。

將必以闕已之短。爲離婁。以視已之長。爲盲瞽焉。所責備諸已者。精且厚。人雖稱以俊傑。而已愧忤如不置也。所省疚于心者。密且詳。人雖謂其備美。而已勤敬如猶虧也。詎徒謙於言乎。詎徒悔於心乎。深自羞耻。奚堪歡樂。則貶食減食。除其穢味。而惟取其淡素。凡一身之用。自擇粗陋。自苦自責。以贖已之舊惡。及其新罪。晨夜惶惶。稽顙於天主臺下。哀憫涕淚。冀洗已污。敢妄自居聖。而誇無過。妄自寬已。而須他人審判其罪也乎。所以躬自懲詰。不少姑恕。或者天主惻恤。而免宥之。不再鞫也。

此齋素正旨之一也。夫德之爲業。人類本業也。聞其說。無不悅而願急事焉。但彼私欲所發者。先已篡人心而擅主之。反相壓難。憤激攻伐。大抵平生所行。悉供其役耳。是以凡有所事。弗因義之所令。惟因欲之所樂。睹其面容。則人觀其行。與禽何擇乎。有人於此。人其性也。而將易之。使禽其形。寧死不願之。今者人其形也。而禽其性。則安之。何哉。夫私欲之樂。乃義之敵。塞智慮而蒙理竅。與德無交。世界之痼疾。莫深乎此矣。他病之害。止於軀殼。欲之毒藥。通吾心髓。而大殘元性也。若以義之仇。

冤。攝一心之專權。理不幾忘。而厥德尚有地可居乎。嗚呼。私欲之樂。微賤也。遽過也。而屢貽長悔於心。以卑短之樂。售永久之憂。非智之謂也。然私欲惟自本身。藉力逞其勇猛。故遏其私欲。當先約其本身之氣。學道者。願寡欲而豐養身。比方願滅火。而益加薪。可得哉。君子之欲飲食也。特所以存命。小人之欲存命也。特所以飲食。夫誠有志於道。怒視是身。若寇讐。然不獲已而姑畜之。何者。吾未嘗爲身而生。但無身又不得而生。則服食爲腹饑之藥。服飲爲口渴之藥耳。誰有取藥而不惟以其。

病之所須。爲度數焉者乎。吾輩此身。皆當爲蟲所食。甘食厚味。以益其膏。不幾爲蟲作牧人乎。性之所嗜。寡而易營。多品之味。佳而難遂。若窮極口體。逞意貪圖。則以其養人者。類反而賊人。謂飲食殛人多乎。刀兵可也。今未論所害於身。獨指所傷乎心。多聚飲食之處。多來貓鼠蟲蟻。多饕餮飲食之人。多招罪過其身也。僕役過健。恐忤抗其主也。血氣過強。定傾危乎志也。志危則五欲肆其惡。而色欲尤甚。豐味不恣腹。色慾何從發。淡飲薄食。色氣潛餒。一身旣理約。諸欲自服理矣。古有問賢者何

則爲學。答曰。脫身耳。解之者曰。阻心之達真者。莫甚乎身樂之誘也。身之樂。以重霾霧晦我心才。使不得外脫。種種諸像。內釋五官之欲。而往察物性。以率造物主命也。故有意於學者。先當拔心於身外也。身也者。知覺屍也。機動偏也。飾墁墳也。罪愆餌也。苦憂肆也。囚神牢也。實死而似生也。家賊用愛誘損我心。纏縛於垢土。俾不得冲天。享其精氣也。能拔此身。百凶盡熄。心脫阻礙。任天游馴命矣。古賢耳。餓求餒不求飽。其於身也。似仇而實親焉。此齋素正旨之二也。且本世者。苦世也。非索翫

之世矣。天主實我於是。促促焉。務修其道之不暇。非以奉悅此肌膚也。然吾無能竟辭諸樂也。無清樂。必求淫者。無正樂。必尋邪者。得彼則失此。故君子常自習其心。快以道德之事。不令含憂困而望乎外。又時簡略體膚之樂。恐其透於心。而侵奪其本樂焉。夫德行之樂。乃靈魂之本樂也。吾以茲與天神侔矣。飲食之娛。乃身之竊愉也。吾以茲與禽獸同矣。吾益增德行之娛於心。益近至天神矣。益減飲食之樂於身。益逖離禽獸矣。吁。可不慎哉。仁義令人心明。五味令人腐腸。積善之樂甚。卽有

大利乎心。而於身無害也。豐膳之樂繁。而身心俱見深傷矣。腹充飽以殽饌。必垂下而墜。已志於污賤。如此則安能抽其心於塵垢。而起高曠之慮乎哉。惡者觀人盤樂而已無之。斯嫌妬之矣。善者視之。則反憐惜之。而讓已曰。彼殉污賤事。而猶好之如此。懇求之如此。吾既志於最上。而未能聊味之。未能略備之。且寧如此懈惰。而不勉乎哉。世人之災無他也。心病而不知德之佳味耳。覺其味。則膏粱可輕矣。謂自得其樂也。此二味者。更迭出入於人心。而不可同住者也。欲內此。必先出彼也。古

昔有貢我西國二獵犬者。皆良種也。王以一寄國中顯臣家。以其一寄郊外農舍。並使畜之。旣而王出田獵。試焉。二犬齊縱入園。農舍之所畜犬。身臞體輕。走驟禽獸跡。疾趨攫網。獲禽無筭。顯家所養犬。雖潔肥。容美足觀也。然但習肉食充腸。安佚四肢。不能馳驟。則見禽不顧。而忽遇路傍腐骨。卽就而齧之。齧畢不動矣。從獵者知其同產。則異之。王曰。此不足怪。豈惟獸哉。人盡然也。皆係於養耳矣。養之以佚翫。飫飽必無所進於善也。養之以煩勞儉約。必不悞若所望矣。若曰。凡人習於珍味厚膳。見禮義之事不暇。惟俛焉而就食耳。習於精理微義。遇飲食之翫。亦不暇。必思焉而殉理義矣。此齋素正旨之三也。李子讀竟曰。此實齋素真指。吾儒宜從焉。乃謝而請錄之。

